

喜悅與痛苦交織的眼淚

何曉玫

漁歌子，陳郁夫著，白雲文化事業公司印行。

「漁歌子」的名稱極為動人，配合它淡淡水墨的封面，閑遠恬靜中，却自有一份說不盡的逸趣。而這本小說的內容，也正像作者描述他自幼生長的淡水故鄉，在泥土的大地和紅磚的瓦厝中，一片殘霞，一株老樹，一泓清泉，靜靜地流向了村林深處。

也許，生活的本身是貧乏的，也許，生命的本質是平凡的，喜悅中常帶着些許無奈與痛苦，但痛苦中却仍有生生不息的盼望。作者在這本小說集中企圖抓住成長中不同的點，而詮釋生命雖歷經失望，猶執着一股大愛，對自然、對宇宙，作善、作美！

一、人 物

「漁歌子」中的人物，依特徵分為老與小二種，而溯其時代背景，則從抗戰跨至如今。穿梭在「漁歌子」社會的眾人，雖職業、性別、年齡各異，但却同是在貧窮困苦的環境作種種生活的掙扎。「蝙蝠與飛象」中的阿祥，為了幫助母親維持家計，利用暑假去賣油條，撿蝦子，挖花生。「大橋下」的盧仔，被土壓傷，在五十二歲的年紀却已永遠失去了扛土做工的機會，於是只好在瑟瑟寒風中孤獨地走回家。作者在簡單的過程中，展示了部份低階

層民衆的生存現象，而如此的生活本質中，讀者能親切感受到一羣人如何在努力、掙扎，從絕望中，把握住一線飄渺的希望，作者在寫實的筆法中，很能把握平實的典型，予人溫暖的感受。

例如「孺子」中失去了父親，又不與母親住在一起的阿雄，在一種盼望和空虛的心境中，依然堅信：「媽媽來，也會在那站下車，她會從山下走過，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」童稚的幻想，却使讀者輕易走進阿雄的世界，和他一起同甘共苦，而最後媽媽來了，「北淡公路上，有些車輛在移動，夕陽映照的西天一片嫣紅，與阿雄手中的蘋果同一顏色」，讀者的心也跟着寬慰了，感受到黃昏雖不頂好，但落日仍是美的那份喜悅。又如「蝙蝠與飛象」的阿祥，在小小的年紀要辛苦的去挖花生，賣油條，撿蝦子，他原該消極，但作者使阿祥「夢見草叢裏找到好多玻璃珠，五光十彩」，而最後「腦中又浮現出那頭小飛象」，使人覺得，生活雖是艱苦的，但只要一些幻想，一些小小的獲得，活，又是頂容易，頂有希望了。

二、語 言

「漁歌子」的語言，極為平實，自然，沒有任何文藝腔的修飾，使讀者唸起來清晰易懂。作者本身是臺灣人，但方言的運用，並不刻意創造一些臺灣土話，反而用了很多「臺灣國語」，例如：「阿龍說那樣憨啦，飛機在頭上呼呼叫，也不會找個地方躲一下，說一個人在田地上跑啦！」兩個「說」字用得極為傳神，正像鄉下人說國語的腔調。我常以為近來提倡鄉土文學，許多作者刻意從語言上着手，造成某種特定的模式。小說之能否感人，並不在方言技巧，而是它美好的本質，如果「什麼事情？」寫成「蝦米逮鷄？」並不見得成功，反使作者與讀者的疏離更大。文學作品的深植人心，是精神透過語言的傳達，而臻於心靈相契之

境，「漁歌子」的口語，使讀者更易進入故事人物的情境，進而體會、包容、了解字裏行間的情緒。

三、背 景

就背景而言，「漁歌子」是十分單純的，它不若「臺北人」中形形色色的世界，大江南北的省籍。「漁歌子」的地點不出三個，村莊、漁港、田野，而十里洋場的繁華，却在此收斂了踪跡。作者或只是單純的把握了他熟知的環境，寫下成長中見過、聽過的一些人與事，在超越時空的陌生中，猶帶着幾分熟悉。一個作家，若能從他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的某一點，某一層面出發，在寫作上遠比去苛求自己不能體會的素材來得容易，必由自己生長的環境開始，才能漸次貫穿社會，擁抱衆生。我們的根，永遠滋生於自己的土地，儘管每個人的土地並不一樣，但我們必須回歸心靈的鄉土，才有充盈的愛，完成自己，付出自己。

四、技 巧

「漁歌子」中的技巧極為純樸平實，許多篇章，是情緒、事件，但不是故事，這是其特點，亦為優點。一種感情，往往比牽強的編寫一些情節，要感人得多了，我相信凡單純的東西，它本身渾厚的生命力，往往有再發展的可能，使讀者運用思維，在各個不同的角度，去欣賞它，思考它，例如一個編劇的人，在看完「蝙蝠與飛象」和「孺子」後，很自然的就想將這兩個主題編為兒童劇。

作者平實的描寫中，展現給觀衆的，不是意識流，不是跳接，是一張張淡雅的明信片，但你總能了解那片綠色中蘊育出的風景。

「漁歌子」是一首唱不完的歌，它根植土地，承繼傳統，成為綿延發展的開始，當喜悅與痛苦成了眼淚，流不盡的仍是生命不絕的愛：對土地、對人類、對時代；從正視生命的痛苦中，永遠的付出自己，直到有一天，自己也成了土地，而千萬後代步我前行，愛心却依然不絕。

綠雪齋主的「西南遊記」

石渠

西南遊記，李霖燦著，白雲文化事業公司印行。

隨着李霖燦先生的「西南遊記」，一路地從鷄足山驚喜到木里王國。驚喜的是西南山水的雄奇壯麗美不勝收，驚喜的是作者文字的長河流雲也美不勝收。翻翻繫年，最早一篇著於民國二十八年五月，不由再度咋舌——啊！啊！已是四十年前了。

作者在另一本散文集「海上白雲片羽」裏稱：紀遊文字，不大好寫，「經歷不同，觀感各異，既無剖心置腹之術，又無移山倒海之能，如今却要懸出高標，使讀者如身臨其境，而且要他們與同樣的感覺，起同樣的共鳴，若沒有開山巨手生花妙筆，怎能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？」並有「遊記之難，難如上青天」之歎，但作者完成這項艱鉅任務却是舉重若輕。所謂寫好遊記的三要素——第一是素材好，亦即山水名勝本身好；第二是感應得靈，即作者本身